

景明刻本  
紀錄彙編

三九



本卷第一至四葉原刻錯簡此據顧氏明朝四十家小說本補

吳郡二科志叙

天下惟東南爲最東南惟吳會爲最山川糾鬱材產  
饒裕昔人謂多竒材士聲施于世舊矣柱史紀其美  
郡乘書其長固不待更緝而其未緝者不能獨已也  
則亦待善述者有取焉予嘗攷之有達官有碩輔有  
忠臣有循吏有孝子有節婦皆可書皆盛于他郡顧  
才能樸樸不足與執筆而羈于時學又不能爲之書  
是予非可待者可待在人也弘治癸亥予家居無聊  
更多人事之擾因思郡之爲文苑者頡頏相高流美  
天下是生有榮而沒有傳不可幾矣郡之爲狂簡者

磊落不羈怨愁悉屏是任其真而全其神不可幾矣  
遂類其言行作二科志非敢供太史之采直以自玩  
且使一二知己贊明之也生魄前三日叙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二十一

吳郡二科志

閻秀卿

文苑 九五人

傳曰言而不文行之不遠含章之義偉哉孰得而非  
之上則金門具闕之情下則緝柳編蒲之旨大則君  
民郊廟之談微則草木河山之興莫不書鼎鐘鐫金  
石供耳目於當今樹風休於永世者也故逸才以高  
其宗絕識以裁其博定格於大雅敷綺於真華則光  
流有粲價重無前可得而易職乎夫人文之宣地靈

所萃旁觀列國多絕太和是以典故雖存駕馭者鮮  
綴文之士千里而一人焉落落足音已無裨益蚩蚩  
之黨靡所取裁此靈蛇之珠侯生擅握雕龍之曲崔  
氏自專也吳江南上郡佳麗所鍾言游而降玉軼交  
馳百家之詞總六變之律諧若機雲二雋尤拔同趨  
月相瓊姿天下所想泣其靈者時有詞傑所就雖殊  
並華國之音平區而別之使景企者自擇

楊循吉

楊循吉字君謙吳縣人居郡湮之南濠幼秀雅望之  
朗然甫弱冠舉進士第會試洎殿試皆十九名方射

策時匏菴索其文讀之曰殊清雅有偉才但駢驪多  
非當時體不然狀元無難也循吉雅自負不以爲然  
暨傳臚果不及第除禮部主事非其好也適有業姑  
布術者稱善相徃從卜之曰君貌非常人惜促數循  
吉曰我壽幾何曰明年乎宰木拱矣循吉迺大驚投  
病移免歸後竟無恙循吉喜讀書居家益得涉獵蓋  
無所不通作文則淫思竟日不宥苟文用精絕人有  
戲之者曰祭酒每多更草假令紙貴柰何循吉曰方  
辭雉尾暇日常多政當摛藻抽心使洛陽紙貴耳嘗  
怪文章家多僞書於董氏誌發之其文曰後世之文

壞於銘墓豈惟壞文復壞史也人死凡有力者便得  
銘無不以爲忠臣孝子慈母烈婦廉士才人也夫賢  
者固不若是之多也則文安得不壞而天下之誠忠  
孝慈烈廉才者何怪乎人之不信也嗚呼真僞相亂  
史何徵焉故曰僞銘之究能壞史也今人束一帛以  
詣人乞銘無辭者不知人有當銘有不當銘當代之  
鉅公當銘鄉先生當銘其人有行誼當銘有文章經  
術當銘與親戚當銘朋友當銘朋友之父母當銘如  
是而已矣有其事則書其事無其事則書其歲月如  
是而後銘可徵也文可信也史可采也或以尊或以

賢或以交游銘乃不愧不然則是文章家之劫竊蠹  
害也豈可哉性好山水嘗論郡中奇勝得金山因結  
廬居焉作金山雜志後徙南峰因號南峰山人每讀  
書得意則手足不能禁人由是謂之顛主事

論曰文章之習不可一渝格歸於到而已精金不駁  
光麗五行固人望而敬雖不飾廟堂亦天下器楊君  
何怯於人粵稽惟劉子政之倫足以爲比彼靡麗者  
下矣

祝允明

祝允明字希哲長洲人也祖顥累官叅知政事母徐



氏爲特進武功伯天全翁女允明聰慧絕倫博學工屬文不爲章句右手指枝因號枝指生爲人好酒色六博不修行檢屢爲雜劇少年習歌之初在郡學御史山陰司馬堊按直隸檄郡學有博學能爲古文詞者免課書更殊禮遇郡以允明當堊按吳允明從諸生中擢行相見禮侍郎徐公貫嘗讀允明所爲文愛之數加存問由是延譽兩都知與不知莫不曰允明天下士也大抵宗左氏傳班氏書作爲文章高古雄杰中鄉闈屢春官下第弘治戊午太倉建州成巡撫彭公禮曰不可無書然書所以堊後必得祝允明琴

川桑悅於文章無所讓亦曰天下無多人獨長州祝  
某翰林羅玘與悅三人耳玘江西人亦知名玘與悅  
微有隙而悅初未識允明力詆咲及從石田所見其  
文廼嘆服由是觀之蓋公論也允明有一黑貂裘甚  
美欲市去或曰青女至矣何故市之允明日蒼頭不  
言吾何以識時楊儀部循吉與允明僉有文才人皆  
稱之而先循吉循吉戲曰謂卿之文循吉所不如何  
廼揚祝稱允明日馬固去驢遠甚然未聞人曰馬驢  
也辨給類此書學尤神妙

論曰葉悅天下大俠也其所稱止兩人而希哲與焉



豈非逸羣拔類不可多得者乎唐有樊紹述文章屈曲希哲似近之然雅重之姿樊殆不及也惜乎不自厚分才雜劇此亦俳優工戲何異已虜千里名駒未始不蹄齧矣

文壁

文壁字微明温州刺史林次子也性方古威儀舉舉自宋元暨國家典故無所不能通詩學喜石曼卿梅聖俞尤長于法書雲間張弼書名雄天下識者評之不如壁遠甚壁所善沈石田尤愛敬嘗為推策曰微明庚甲何異廼聰明若此食性多禁尤不喜楊家果

人或啖之作解嘲詩其詞曰南風微微朝夜吹暑雨  
未到山中時此時珍果數何物五月楊梅天下奇纖  
牙彷彿嚼冰雪染指頃刻成臙脂論名列品俱第一  
我不解食猶能知天生我口慣食肉清緣却欠楊梅  
福冰盤滿浸紫威蕤常年只落供吟目千金難致漠  
北寒壯人老去空垂涎渠方念之我弃捐食性吾自  
知吾偏十年枉却蘇州住坐令同儕啖庸鄙幾回欲  
作解嘲詩曾未沾唇心不死葉生生長楊梅塢眼看  
口啖日千顆願從君口較如何補作西嶼楊梅歌爰  
在任卒壁往奔喪府僚及縣大夫僉計以銀千兩餞

樞行璧辭曰先君泰作府曾未貨取一毫不幸以疾卒斃得其正而使不肖愛斯贈是欺死父也且先君以正死不肖可以不正生乎固不受居喪按禮人多稱之

論曰文人無行蓋自古而然徵明於辭受之間決之以義千金之重等視浮雲行已不當爾即是能立德者已賢哉乎斯人

唐寅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吳縣吳趨里人有俊才博習多識善屬文駢驪尤絕歌詩婉麗學劉禹錫為人放

浪不羈志甚奇沾沾自喜衡山文林自太僕出知溫  
州意殊不得寅作書勸之文甚奇偉林出其書示刺  
史新蔡曹鳳鳳奇之曰此龍門燃尾之魚不久將化  
去寅從御史考下第鳳立薦之得隸名未几果中式  
第一先是洗馬梁儲校寅卷歎曰士固有若是奇者  
耶解元在是矣儲事畢歸嘗從程詹事敏政飲敏政  
方奉詔典會試儲執卮請曰僕在南都得可與來者  
唐寅爲最且其人高才此不足以畢其長惟君卿獎  
異之敏政曰吾固聞之寅江南奇士也儲更詣請寅  
三事曰必得其文觀儲令寅具草上三事皆敏捷會

儲奉使南行寅感激持帛一端詣敏政乞文餞後被  
逮竟因此論之寅罷歸朝臣多嘆惜者歸無幾緣故  
去其妻寅初爲諸生嘗作悵悵詩其詞曰悵悵莫怪  
少時年百丈游絲易惹牽何歲逢春不惆悵何處逢  
情不可憐杜曲梨花杯上雪灞陵芳草夢中煙前程  
兩袖黃金淚公案三生白骨禪老後思量應不悔衲  
衣持鉢院門前允與其事合蓋詩識也後作多怨音  
其自詠曰擁鼻行吟水上樓不堪重數少年游四更  
中酒半牀病三月傷春滿鏡愁白面書生期馬革黃  
金說客剽貂裘近來檢校行藏處飛葉僧家細雨舟

每謂所親曰枯木朽株樹功名於時者遭也吾不能  
自持使所建立置之可憐是無枯朽之遭而傳世之  
休烏有矣譬諸梧枝旅霜苟延奚爲後復感激曰大  
丈夫雖不成名要當慷慨何廼效楚囚因圖其石曰  
江南第一風流才子命矣初自自公與無日共舉  
論曰伯虎以不能謹行終身歷落欲施于世者可以  
觀矣其所逮事不可知就其家論之不裕縱使果然  
世之爲市科目者多而彼獨白著豈非命與且如伯  
虎之才授之底石何愧惟其不克令終豪士亦解骨  
也



附伯虎書一首

寅白徵明君卿竊嘗聞之紫吁可以當泣痛言可以  
譬哀故姜氏嘆於室而堅城爲之隙堞荆軻議於朝  
而壯士爲之徵劍良以情之所感木石動容而事所  
激生有不顧也昔每論此廢書而嘆不意今者事集  
於僕哀哉哀哉此亦命矣俯首自分死喪無日括囊  
泣血羣於鳥獸而吾卿猶以英雄期僕亡其罪案殷  
勤教督罄竭懷素缺然不報是馬遷之志不達於任  
候少卿之心不信於蘇季也計僕少年居身屠酤鼓  
刀滌血獲奉吾卿周旋頡頏娉娉皆欲以功名命世



不幸多故哀亂相尋父母妻子躡踵而沒喪車屢駕  
黃口嗷嗷加僕之宥跌無羈不問生產何有無付  
之譚咲鳴琴在室坐客長滿而亦能慷慨然諾周人  
之懇嘗自謂布衣之俠私甚厚曾連先生與朱家二  
人爲其言足以抗世而惠足以庇人願費門下一卒  
而憚世之不嘗此士也蕪穢日積門戶衰廢柴車索  
帶遂及藍縷猶幸藉朋友之資鄉曲之譽公卿吹噓  
援枯就生起骨加肉猥以微名曷東南多士之上斯  
時也薦紳交游舉首相慶將謂僕濫文筆之縱橫執  
談論之戶轍岐舌而贊交口而稱牆高基下遂爲禍

的側目在傍而僕不知從容晏笑已在虎口庭無繫

棗貝錦百足逸舌萬丈飛章交加至于天子震嚇

名捕詔獄身貫三木卒吏如虎舉頭搶地洩泗橫集

而後崑山焚如玉石皆燬下流難處惡惡所歸績絲

成網羅狼衆乃食人馬斃切白玉三言變慈母海內

遂以寅為不齒之士仍拳張膽若赴仇敵知與不知

畢指而唾辱亦甚矣整冠李下掇墨甌中僕雖聳首

亦知罪也當衡者哀憐其窮點檢舊章責為部郵將

使積勞補過循資干祿而遽除戚施俯仰異態十七

可殺不能再辱嗟乎吾卿僕幸同心於執事者茲

十五年矣錦帶懸髦迨於今日瀝膽濯肝明何嘗負  
朋友幽何嘗畏鬼神茲所經由慘毒萬狀眉目改觀  
愧色滿面衣敝不可伸履决不可納僮僕據案夫妻  
反目舊有獰狗當門而噬反視空中甌甑破缺衣縷  
之外靡有長物西風鳴枯蕭然羈客嗟嗟咄咄計無  
所出將春掇棄槩秋有橡實餘者不迨則寄口浮屠  
日願一餐盃不謀其夕也呼歎乎哉如此而不自引  
决抱石就木者良自怨恨筋骨柔脆不能挽強執銳  
攬荆吳之士劍客大俠獨當一隊爲國家出死命使  
功勞可以紀錄乃徒以區區研摩刻削之材而欲周

濟世間又遭不幸原田無歲禍與命期抱毀負謗罪  
大罰小不勝其賀矣竊窺古人墨翟拘囚乃有薄喪  
孫子失足爰著兵法馬遷腐戮史記百篇賈生流放  
文詞卓落不自揆測願麗其後以合孔氏不以人廢  
言之志亦將櫟括舊聞總統百氏叙述十經翱翔蘊  
奧以成一家之言傳之好事托之高山沒身而後有  
其鮑魚之腥而亡其臭者傳誦其言探察其心必將  
爲之撫缶命酒擊節而歌嗚嗚也嗟哉吾卿男子闔  
棺事始定視吾舌存否也僕素迭俠不能及德欲振  
謀策操低昂功且廢矣若不托筆扎以自見將何成

哉譬若蟬蛻衣裳楚楚身雖不久爲人所憐僕一日  
得完首領就下見先君子使後世亦知有唐生者歲  
月不久人命飛霜何能自戮塵中屈身低眉以竊衣  
食使朋友謂僕何使後世謂唐生何素日輕富貴猶  
飛毛今而若此是不信於朋友也寒暑代遷裘葛可  
繼飽則夷游饑乃乞食豈不偉哉黃鵠舉矣華鷗奮  
矣吾卿豈憂戀殘豆味腐鼠耶此外無他談但吾柔  
弱不任門戶傍無叔伯衣食空絕必爲流孽僕素論  
交者皆負節義幸搗狗馬餘食使不絕唐氏之祀則  
區區之懷安矣樂矣尚復何哉唯吾卿察之



徐禎卿

徐禎卿字昌國琴川人徙家吳縣遂占籍焉貌侵生  
天性穎異家不蓄一書而無所不通與吳趨唐寅相  
友善寅獨器許薦于石田沈周南濠楊循吉由是知  
名屢臺試不捷父惡之禎卿嘆曰橋梓之間正須和  
協今而及此誠為可痛且處囊脫穎君子之常何至  
蓬索步乎因感屈子離騷作歎歎集論者以文章江  
左家家玉煙月揚州樹樹花為集中警句雖沈宋無  
以加又斷作詩之妙為談藝錄陳內翰霽見之曰所  
觀多矣皆莫如他日當獨秀吳中可也辛酉登鄉書

論曰三閭被讒見斥作賦自悼其時齒已長度終不得用故也又楚人習於怨有觸卽施彼亦習之所使者耳昌國年方熙妙所不遭特細而勾吳素多竒節士豈其流之聲詩者戲耶非也已虜不察矣然文章俊拔足繼前賢可慕良休未有踰此者矣美哉

狂簡

九二人

曲禮羈躬聖人之教任情孟浪狂士所崇天水違行矛盾不律矣仲尼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廼眷念之深何乎豈不以絕異之姿木鐸易觸卓犖之行席珍所存如琴牢音歌臨弔曾點童冠浴沂相伍



門下或加旌褒取之於可漸也沿是而還建除不一  
逃觀往詰可得而言高則爲俠成名下則滑稽自表  
四豪名過筌宰七賢散處竹林相如甘立壁之困正  
平發坐塚之談優孟垂葬馬之淚畢卓忍竊酒之羞  
王衍寧馨阮瞻將無李白奇才義山浪子史曰言不  
純師行不純德應諧似優穢德似隱蓋不獨東方生  
然也要皆大道未由風流未許方馳末路觀咲常多  
豈非所謂跣弛者乎彼拘士守尺寸之義射聲利於  
時不可同年語矣得所見聞桑悅張靈皆此類因連  
屬其事

桑悅

桑悅字民懌居海虞之沙溪穎悟博學凡讀書過輒  
焚曰既能憶矣何所用之敢爲大言更不量嘗銓次  
古人以孟軻自况班馬屈宋而下不論也有問韓文  
曰此小兒號噉之聲問翰林文學曰虛無人舉天下  
亦惟悅最高耳其次祝允明其次羅玘由是喜俠者  
多慕焉海虞水利素亦重部使者每駐節悅詣謁之  
書刺曰江南才子桑悅拜時悅爲博士弟子固不當  
刺又厚誇使者大駭不解其爲何物人問左右曰書  
生也廼延之校書而預刊落以試悅校至不屬卽索

筆請書足使者敬俯因規之子大夫服高世之資弘博無前正須玉立以待昂霄晉人衰世之習非所宜追者也間者屈迹一來獎特可異不有今日幾失南金若更不裁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襲之後以貢士試禮部文大奇典試曰豈江南桑生耶狂士狂士遂下第大學士丘濬慕其名召令觀所爲文給曰某人譔悅心知之曰明公謂悅不怯穢乎何得若文而令悅觀濬曰然則生試爲之歸譔以奏濬稱善濬嘗饋以純項悅詣謝濬曰純項美何如生固其之否也對曰使悅嘗上方芍藥饌所不足其而一純項何殊草具

哉初悅名在乙榜至是調某州博士濬贈之牡丹一  
種戲曰後當遷洛陽令故遺生袁家紫對曰明公知  
未形事豈已飲上池水乎其便利如此山東提學掾  
將行詣濬別濬曰某州博士桑悅有文才宜加優禮  
掾至州悅不爲迎掾問長吏悅今何在豈有恙長吏  
素遭狎侮皆啣之曰無恙此人虛有重名自負不肯  
來掾使吏往令之悅曰連霄旦雨滂此傳舍汜家室  
皆不康何得候掾言旣據胡牀坐吏赧歸掾益兩史  
使促之必來悅怒曰始吾謂天下未有無耳者廼今  
知有無耳者掾是也且悅非可能令來者掾非可能

召悅者必欲相屈乎不能也第還三日後來復則不  
來矣椽聞欲收之緣濬不果後三日悅詣椽見禮博  
士當跪椽悅長揖卽就列椽作厲曰博士以椽爲不  
當跪耶不足跪耶卽有學何能加廼公悅前口昔汲  
長孺不拜大將軍未聞獲譴豈大將軍不如明公耶  
汲長孺賢過悅耶今明公以面皮相恐豈寥廓之士  
可籠之威重耶悅雖賤誠所不能當但悅去則天下  
莫不曰明公不容悅因解綬請去椽不得已容之椽  
嘗選兩博士自隨悅在選他博士被顧問必端拱對  
侍校文不坐悅請曰犬馬齒長不能以勛力爲禮亦



不能久任立願假借且使得坐卽移所便坐按御史  
聞悅名數召問謂悅曰匡衡講經書能解人願今子  
亦復能乎對曰悅所談玄妙匡衡不敢望假令匡衡  
而在可使解頤何但名公願賜清閒之宴御史壯之  
令坐講悅固跣足捫蝨御史不能禁令出後復薦之  
遷長沙別駕尋轉柳州州迫西戎荒落殊甚悅不堪  
思歸因作詩有鷓鴣道我行不得杜宇勸人歸去休  
之句會丁外艱服闋遂不就居家益不飾褐衣楚製  
往來醴邑間

論曰以民擇之才加之繩墨上可以休贊龍章下可

以美壘免跡蓋文以行彰位無虛踐也而落落下僚  
豈命也哉文則儁拔欲使端士祖述難矣世固有雅  
量之賢成就其志謙尊君子不亦相去遠乎其所詆  
咲皆古今名碩固難盡是亦難盡非傳曰咲古人之  
未工忘已事之已拙則其大較也孟軻在當時無所  
遭而民懌稱之可謂千載知己推原其意豈亦以軻  
爲狂耶狂者未嘗無人至如民懌可與進取者也

張靈

張靈字夢晉吳縣人家故貧窶作茶閭閻至靈始讀  
書好交游爲俠客至不過具器而必欲極其歡靈醉



則使酒作狂每嘆曰日休小監子耳尚能稱醉士我  
獨不能醉耶所與遊者吳趨唐寅最善寅嘗擬遊武  
丘召靈與俱往促之尚卧寅抵寢所呼曰日高春矣  
睡何爲得無夢晉乎靈覺怒曰今者無酒雅懷殊不  
啓方入醉鄉又爲相覺寅曰所以來固欲邀子靈喜  
加衣起遂與寅上舟扣舷痛飲作野人歌會數賈飲  
于可中亭且詠詩靈曰此養物登高不過弄杯酒耳  
固不能詩而抽心焦思豈不過誤哉因更衣爲丐者  
上賈與之食啖之謂曰卿子厚潤屋之資當四美之  
會登高能賦又有大夫之才此誠皇矣奉卿子厚也

吾所得之雖至薄而詩亦能請狗尾續賈咲曰丐者  
得無誑之最乎時賈所為詩有蒼官青士扑握伊尼  
諸詞因以問靈靈曰蒼官松也青士竹也扑握兎也  
伊尼鹿也賈始駭令賡靈即揮毫不已凡百絕抵舟  
命童子易維蘿陰下令迹絕賈使人察之不見也皆  
以為神仙賈去復上亭朱衣金目作胡人舞形狀殊  
絕初靈與寅俱為罷學生博古相上適鄞人方誌來  
督學惡古文詞察知寅欲中傷之靈挹鬱不自遣寅  
曰子未為所知何愁之甚靈曰獨不聞龍王欲斬有  
尾族蝦蟇亦哭乎後靈果為所斥罷或謂之曰以子

之才顧不得激致青雲乃重遭顯弃豈無雉經之用  
而何以立於世靈曰昔謝豹化爲蟲行地中以足覆  
面作忍耻狀使靈用子言亦當如是矣縱不爾亦安  
得更啣鑿落耶靈能人物畫人皆推之

論曰放情任志未有不罹者也君子至此極亦豈可  
更常哉若匹夫爲諒則不察之甚夢晉家寔被斥自  
畫無俚矣然尚嬰情酒德不渝前操老子曰上德若  
谷大白若辱豈謂是與其才氣過人足以發青條之  
華檢制雖短截長足補謂之狂士可得無愧焉

... 無所... 無所...

... 大白... 大白...

... 無所... 無所...

... 夫... 夫...

... 志... 志...

... 入... 入...

... 靈... 靈...

... 靈... 靈...

... 靈... 靈...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三十二

新倩籍叙

徐禎卿

余少何延大人之惠幸弛負擔緣經術以舉諸生竊  
不遜與從事二三君子之末斯人俱有髦雋材器角  
名文墨中居止矚近相與競驩密樂締金石之固要  
在不遺吾願識其誠言其就白頭廼究耳但羽翮各  
蓋靡可品列茲在身後自有權度之區因綜核志行  
紬緝如左貽之將來俾可考焉

論諸般式銀之辨來野可也

蓋諸般品既茲其良於自亦對與之國因絲林志首

环不費壽觀端其端言其鍊白與與資且因林隔谷

各文墨中欲立顯或林與銀製密樂絲金亦之固要

不發與資事二三式十之末俱入財亦澤萬林器用

余少回與大人之惠享觀首絲絲絲以舉諸主錄

斜前

錄前錄錄

錄錄錄錄卷文一百三十一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二十一

新倩籍

徐禎卿

唐寅字伯虎雅資踈朗任逸不羈喜翫古書多所博  
通不爲章句屈文務精思氣最峭厲嘗負凌軼之志  
庶幾賢豪之蹤俛仰顧眄莫能觸懷家貲微羨而饜  
習優汰不能自裁日以單瘠跼然處困嚼杯對友引  
鏡自窺輒悲以華盛時榮名不立俟河之清人壽幾  
何恐世卒莫知沒齒無聞悵然有抑鬱之心乃作昭  
恤賦以自見又嘗自論曰嗟乎唐生何志之肆而材

紅鏡彙編卷一百一十二  
之縮邪君使剖質相明亦足以彰偉觀流薄曜也素  
伉於意氣怪世交鄙甚要盟同比灰生相護毋遺舊  
恩故長者多介其誼槩云

系曰有鳥驕斯高飛提提飲擇清流棲羞卑枝傲  
蕩激揚操比俠士超騰蹕詭又類君子長鳴遠慕  
顧命儔似猥叙苦辛仍要素辭與子同心願各不  
移恒共努力比翼天衢風雨凌敵未勿散飛天地  
閉合迺絕相知

文壁字徵明篤好據古洽聞舊事善議論學者咸高  
之性專執不同於俗不飾容儀不近女妓熹淡薄儔

類有小過時見排抵人有薄技亦往往歎譽焉述造  
勤工常矯諸友曰君等並持欵說而璧獨操翰自苦  
譬之馱驢泛駕蹇牛負軛誠不可共語也與諸生朱  
良育善良育亦卓雅通古謂璧曰夫祿不能代養榮  
不能庇身時逝日莫將愁厄之不勝子其計之璧曰  
否否命不可枉時不可忽人生寔難不勤何獲柰何  
計硜硜之憂反不困邪子行矣無戾我圖異日當不  
苦余言也良育竟深賢之余甚儒其狷志賦詩以廣  
之云爾

漉生茨蒿中芬臭不相連朱紫本異色觀者苦自

眩憤憤世俗間方類千萬端君子尚貞詭薄庶好  
驕揚磁石能引鍼砥礪乃獨堅鸞鳳不從群何況  
於高賢含和而不同聖哲所稱焉飛蟬惡熱羨勗  
哉復何言

邢參字麗文為人沉靜有醞藉固而不陋嘉遯城市  
不急榮祿貧無恒業嘗教授鄉里以著述自娛無所  
干同人皆尚之參志既高而材學精美多屈士子僉  
以參之淑懿有四焉養和靖躁汪汪德心恬泊處約  
一何潔操文優氣柔君子之思奮槩履方恂恂謹士  
近之不厭遠之有望是其爲人者乎余因作歌以申

歡慕辭曰

雲中鵠子鳴且蜚三三五五將焉歸歸在外野獨  
徘徊從朝無梁暮不炊於何求乎蘆之漪我將往  
饋羨中魚將子不饑兮我心愉

張靈字夢晉性聰明善習技巧家本貧窶而復挑達  
目恣不脩方隅不爲鄉黨所禮惟祝允明嘉其才因  
受業門下嘗作文以厲之關涉篇籍能潛識強誦文  
思便敏驕曼可采但恨生命逼苦遭歷艱困禍殃紛  
然內無僮僕躬操力作饗殮不繼父母妻子愁思無  
聊偃息弊廬喟然長歎結心鬱志不遂所懷然不能

感激立節君子有所嘲焉其詩曰

咄咄張豎生時命一何迫窘狂趨欲何之家無斗  
石儲爲汝戚戚復戚戚撫蓄老幼當從何須晨起  
弗躑躅且往探囊皆空負文史腹腸枯竟奚爲寒  
冬十月裏無重襦短褐聊庇形豈有貂麕之華衣  
杵臼不聞舂稚子前告饑寧逢猛虎鬪安忍兒女  
啼滄浪之天弗用信之賢愚混厚薄若何徒區區  
芝蘭輟爲草行當隕塵泥悲哉悲哉令人瘁思昔  
在原憲環堵蕭如仲蔚高士蓬蒿閉居總繼厥後  
賢名並驅辭曰湯湯黃河一何深百尺蟠蛟中夜



鳴爲君翹車馳洛京思將誰從邈無朋飯彼莪芋  
終何以聊生

錢同愛字孔周早負才思不受俗訓善文采夸飾脩  
容軼蕩簡濶雅爲士林所獎嘗挫溺於時意氣激揚  
耿耿有青雲之思庶騰顯美志爲終身名惜其不遂  
廼專精古學諷閱傳記心朗性明目涉知義疆力自  
振學有浹洽將沈蓄英華秀而求實綜成名言貽之  
同好而已唐生甚信篤之常謂人曰夫健駒昂昂終  
爲遠器况志士少壯奚能有量哉顛嘆其知言云歌

曰

鑽火木見毀策名神亦疲豈不踰食膽健子甘如  
飴匪爲甘如飴男兒寔難爲賢者恤身後愚夫貪  
厚貨人生各有重定志靡可移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二十三

金石契

祝肇

肇何人也秉獨雉之耿姿隱借駮之廣志長思弘益  
必藉於多聞乃憾幽棲未周於藹士爰自賦文之後  
漸繁友德之期逮乎茲年郁焉合志豈伊私助之隆  
厥亦萃風之會矣若夫歸向則察乎大通之義論議  
則詣乎太玄之初輸寫則注乎肺肝之蘊問學則盡  
乎玉石之功堪稱不回允謂同聲每一展覲未嘗不  
欽悚而自幸者焉雲思雪興積月加辰因乘心念之

悼布諸簡槩之內畧陳品致用固因宗如其言行歷  
履則弗鄭重喉牙益以所專焉我非曰方人至於倍  
年隔境亦不繁攀行第既就遂名曰金石契焉弘治  
四年八月十六日序

疏筆

金石契

疏疑彙編卷之一百二十三

名氏

朱存理字性父

史經字引之

朱凱字堯民

楊循吉字君謙

王涑字濬之

都穆字元敬

李詢字好問

邢參字麗文

吳烜字次明

劉棄字封叔

右共十人以齒為次

李附附一人

四塔對字張布

王來字齋之

蘇辭吉字吾編

朱體字爽男

史孫字良之

朱并野字封父

朱并



金石契

祝肇

性父

性父爰自弱齡夙勤文學閱三餘以靡空攬五車而  
尤富書闕晉戶吟升宋堂接先曹之典刑暢遺民之  
風格願紬多識庸稗寡聞焉耳贊曰

野有遺良性父老矣深藏若虛博哉君子

引之

引之詞色恬雅氣誼款原鄙吝親之猶餐玉粒既充

饑腸尤增和氣彰之吟諷不自苟易孔子所謂志仁者乎贊曰

熏熏飲醇浸浸麗澤淡而不厭允矣尚德

堯民

堯民性尚文和韻含芳冽求聲影於先懿研行墨以窮年嗜勝食色劬移行寢崇賢薦分歷久不渝斷金之誼牢敝裘之度廣既如不及猶恐失之肇之飲惠寔醲惟慙弗報而已贊曰

清矣堯民爽然風塵松顏靡落芝臭常芬

君謙荷河岳之曠靈結日月之慧氣撻乾鑿坤澄滓



元敬

元敬意度騰越論議崇弘言必稱古志將用今動斯  
存禮行不由徑雖以英妙之期而巋然長宿之表紛  
紉頌頌歿而後已肇少君一歲辱友最遙入室霑香  
臨衢駐蓋雖川含芥拾本出仁寬之量而蠅附狗續  
無勝救益之感永言同心遐期童頂贊曰

方冠長裾典刑茲存惇風抗塵哲哉令人

好問

好問天生物則帝降人心譬如桓宮坐皿不溢不頃  
敏學追古怕猶不及積思遠效不安小知輔仁友德

厥亦隆哉贊曰

人馬允臧粹固靡疾親之潛益益喻彼長日

麗文

麗文止水爲心靜山成性抑之不污抗之靡高求古

劇嗜多之精嚴脩辭匪轉石之真重素位亡諂安節

不尤展矣厚資凝然遠器足以潛回玄化坐鎮漓風

千年叔度其殆庶乎贊曰

金斂其芒玉不露角澆澆百顰寶哉一鶚

次明

次明儀度明粹格態靖謚智照物先幾通事隱時居

系金身續卷一百二十三  
官守之域應收宰季之科矣觚翰之事特臻其巧而  
重茗文翫標點留情屢接王恭之席知愧毛曾之倚  
也贊曰

季姿雅致藻飾素淨牛刀之才可使從政

封叔

封叔毓自華門聿興懿質挺高遐之卓志厲沈潛之  
茂業揚鑣藝圃無退履之蹤飛鞚詞林速箭雲之力  
年逾弱冠地已兼人要終之就誰涯誰闕東南之美  
表後先者子乎贊曰

琚珩其相椎鑿駸駸章華陸離千載南鏐



附一人

張布予門士也天分甚明御就銜勒亦一泛駕

宋學士

李安唯飲酒... 淨牛刀之不可使... 執政

封叔

封叔... 自華門... 卓志... 沈潛之

茂業... 揚... 魏... 履之... 蹤... 飛... 輕... 詞... 林... 迷... 香... 雲... 之... 力

在... 逾... 冠... 地... 已... 兼... 人... 要... 終... 之... 就... 誰... 涯... 誰... 國... 東... 南... 之... 美

... 亦... 一... 云... 無...

州... 一... 入... 其... 相... 推... 舉... 駭... 駭... 章... 華... 盛... 華... 千... 載... 南... 錄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二十四

守溪筆記

王鏊

王鏊

宋學士

宋學士濂洪武中以文學承寵渥最久後以老致仕  
每值萬壽節則來京賀上與宴恩數尤洽一日與  
登文樓樓峻陟級躋焉上曰先生老矣明年可無  
復來濂稽首謝至明年萬壽節前數日真上曰宋先  
生其來乎蓋忘前語也久之不至曰其阻風乎使使  
視之江口不至曰其有疾乎使使視之家濂方與鄉

人會飲賦詩 上聞大怒命卽其家斬之已而入宮

上食孝慈命左右宜蔬膳於側 上問后何爲食素

曰聞宋先生今日賜死故爲蔬食以資冥福曰上感

悟遽起命駕前雙馬馳赦之曰不及罪死會前使阻

風錢塘江得稍延後使至則已綁至市矣宣詔得免

父之孫慎獲罪復執來京將殺之后復力救曰田舍

翁請一先生尚有終始濂教太子諸王可無師傅之

恩且濂居家必不知情乃免逋至四川憇某寺寺有

老衲高僧也濂與語曰吾聞內典善惡必以類報吾

平生所爲自以無愧何至是哉僧曰先生於勝國嘗

爲官乎曰編脩僧默然灑是夜自經死

王行

行字止仲少有異質而苦無書閭門徐者大姓也  
家多書乃傭於其家主藥肆每出藥帖習書殆徧主  
者見之問誰書者曰藥肆中博士也召問之曰汝欲  
讀書乎命樓上取書數帙授之數日問之響對無窮  
者主人嘆曰吾家有書無人讀若欲讀無書乎乃命  
至樓中恣其觀覽三年不下樓主人命家厚給之忽  
一日辭其主人曰書讀已徧矣且往仕乎主人曰此  
豈求仕之時哉行曰虎穴中可以遊戲遂往南京主

於武臣中為其教授久之武臣見上上恠其識進  
曰汝豈遇異人乎武臣因言其家塾師朝夕講論因  
召見之語不合賜死

李徵臣

徵臣揚州人元時翰林待詔洪武中不肯屈家屬盡  
死終不屈乃謫戍寧夏永樂間有丁某者為學士為  
上所重時時召問曰少從誰學丁以徵臣對且言其  
德學上不令知也即遣使取至京入對稱旨上  
問丁欲見汝師乎丁叩頭謝即出與相見且欲官之  
徵臣對曰臣於洪武中既不受官則今日義不得復



受 上曰然則若欲何之曰願還行伍曰朕旣已召卿何可復從戎乃遣還家曰臣已無家可歸唯吳中有一故人曰盛景華願依之景華乃館之家遣其子弟從學久之謂景華曰吾將與君永訣矣何以處我景華曰先生若不諱當殯之先人家旁徵臣厲聲曰朋友死於我殯將復歸之也予無歸者尚何殯爲景華謝曰某言過矣當葬於先人之旁徵臣曰得之矣抗手相謝而逝今其塚猶在盛氏先隴

詹徽

湖廣人爲都御史

徽性殘忍嘗命與懿文太子同錄重囚太子屢欲有

所出徽爭不從間以言于上上曰彼所執是也太  
子因言治天下當以仁厚上怒作色曰竢汝有天  
下爲之太子惶遽自投金水河中左右遽入水抱持  
者免死解衣而救者皆死太子從是得疾語皇孫曰  
我之死徽爲之也無忘我讐他日復與皇孫錄囚問  
死囚當加何刑曰斷其手足遂叱徽曰汝罪當死速  
卽此刑

姚廣孝

姚少師廣孝吳之相城人也少祝髮爲僧常從高季  
迪諸人游工詩善書洪武中以十高僧分贈諸王廣

孝得燕府旣預靖難之功封太子少師終不肯留髮  
嘗賜宮人二人不能辭逾月猶處女也 上乃召還

之不復強畜一鷄每鷄一號卽起朗然誦經嘗治水  
還吳有王光庵先生者名賓高士也廣孝與有舊詣  
之閉門不納再往復不納三往乃見之曰渠曷爲此  
事終不肯出仕廣孝嘗肩輿過閭門見酒望書甚工  
問誰書乃一少年召與相見曰若相當貴能爲吾子  
乎家有何人曰唯老母與妹少師見憐願以身事乃  
辭其母復來廣孝迎之曰惜也年不甚永官可止四  
品耳歸以見於 上曰此行得一子 上爲賜名曰

繼使侍東宮讀書於文華殿後廣孝復以使事歸途中得疾抵城門不入命其下爲幄曰上將來視已而駕果至撫勞備至賜金唾盂且問有何言廣孝以手加額曰泐季潭在獄久願赦出之卽坐中使人出季潭則髮已蓋額廣孝復以手加額謝數日駕復至及薨繼計於上上曰汝父死有何言曰願陛下厚恤臣家上大怒曰汝父平生與吾語何嘗及私家乃逐繼使使至相城取其弟侄來京賜金帛克溢然二人皆農夫愚騃特甚上嘗憶廣孝言爲僧者與家絕不復顧其家且邏者於其家往往得帖亦云乃

復還二人于家繼於仁宗初召為太常少卿謁告  
還至張家灣卒年四十二廣孝之先自汴扈宋來吳  
相城世業醫父曰震卿廣孝初名天禧幼白父母曰  
某不樂為醫但欲讀書為學以仕王朝顯父母否則  
從佛為方外之樂至正間年十四遂出家於里之妙  
智庵名道衍遊學湖海刻意為詩文過古作者洪武  
四年詔取高僧以病免八年詔通儒學僧出仕禮部  
考中不願仕賜僧服還山十五年孝慈高后喪列國  
親王各奏乞名僧歸國脩齋於是左善世宗泐舉道  
衍等三名太祖親選道衍住持慶壽寺叅應



太宗於潛邸廿有餘年禮遇甚厚後有詔取赴京已而還之太宗靖內難賓於幕下太宗卽位授左善世已而曰道衍有功於國宜蓄髮加以官爵時年已七十二賜今名并冠帶朝服陞資善大夫太子少師六月往蘇松賑濟賜玉帶一廣孝雖官于朝仍清淨自居仁宗朝以配享太廟云

某不樂耿清

清陝西真寧人洪武末進士第二人爲翰林編脩慷慨有才器擢爲副都御史文皇渡江至金川門百官皆出迎拜於江次清直立罵不已太上徐責之曰



且不說爲天子卽爲親王若敢爾其罪云何清復罵  
不已乃命左右抉其齒且抉且罵頃之近前若有所  
咨則含血直噴上衣乃命醢之罪及九族久之 上  
晝寢夢清入繞殿追之曰清猶能爲厲耶乃命籍其  
鄉轉相攀染者數百人謂之瓜蔓抄其村至今無人  
焉

王朴

王權陝西人改名朴洪武中爲御史性戇數與 上  
爭曲直 上怒命斬之反接至市曹有旨赦之反接  
還見 上上曰汝其改乎朴曰陛下以臣爲御史豈

可戮辱至此且以臣爲有罪安用生之無罪又安得  
戮之臣今日願速死 上復命及接至市過 史館  
大呼曰學士劉三吾聽之某日月皇帝殺無罪御史  
王朴朴臨死作詩云云行刑者復命 上惻然問朴  
死有何言以詩聞 上曰彼有片言亦當聞况詩耶  
行刑者數人俱坐死蓋 上惜其才欲折其氣實無  
意殺之也

恩張

隆平侯張信初爲北平指揮使時建文疑忌諸王忌  
燕尤甚密勅信擒以來信意未決曰以爲憂而不敢

言其毋問之曰子何爲其憂也信曰兒統兵馬以十萬能無憂乎其毋曰吾觀子之才統軍馬有餘汝憂非此也子其語我信乃屏左右言曰今有勅取王爲之柰何毋驚曰是不可也吾聞燕王當有天下王者不死亦非汝之所能擒也汝不聞爾父之言乎蓋其父嘗言王氣當在燕分也信聞之益憂不知所出未幾復有勅令趣之信艱然起曰何太甚乎乃啓欲見王不可又啓不可三啓終不可乃乘女車徑詣王府求見王素忌信見其挺身來造乃入之信拜於床下王佯風疾不能言信曰殿下無然有事當以告臣王

復曰我真有疾何不信也信復曰殿下不以誠語我  
今朝以勅令信擒王王果無意乎信當執獻如有意  
乎當以告我王見其誠不覺下拜曰子救我一家之  
命呼為恩張乃召姚廣孝共謀靖難語未幾簷風瓦  
墜地碎王以為不祥不懌廣孝曰祥也王罵曰子又  
妄言若如此何祥焉廣孝曰祥也天欲易黃瓦耳是  
日謀乃定

王璋

璋河南人永樂中為右都御史時有告周府將為不  
軌者上欲及其未發討之以問璋璋曰事未有跡討

之無名 上曰非汝所知也兵貴神速彼出城則不可爲矣璋曰以臣之愚可不煩兵臣請往任之曰若用衆幾何曰得御史三四人隨行足矣然須奉勅以臣巡撫其地乃可遂命學士草勅即日遂行往黎明直造王府王驚愕莫知所爲延之別室問所以來者曰人有告王謀叛者臣是以來王驚跪璋曰朝廷已命丘太師將兵十萬將至臣以王事未有跡故來先諭事將若何舉家環哭不已璋曰哭亦何益顧求所以釋 上疑者曰愚不知所以出唯公教之璋曰能以三護衛爲獻無事矣從之乃馳驛以聞 上喜璋



乃出示曰護衛軍三日不徙者處斬不數日而散於  
是令其下爲微行有司有貪酷者處以極刑人情震  
聳歸省其母其母爲具坐中以本州知州爲託璋曰  
公法不可私也頃有丐者至母以餽與之明日至府  
御史以餽獻璋卽丐者也璋曰吾調事亦當如此其  
母自璋去遂卧不復言亦不復食三日從者以告  
璋性至孝馳往跪問母終不言亦不食璋知之曰得  
非以知州之故乎當聞於上爲母赦之其母始言  
始食

建文



太宗師至城下文闔宮自燔死然或傳實自火迺出  
或傳蜀府兵來赴難竊載以去然莫察其實故遣胡  
濙巡行天下以訪張仙爲名實爲文也終莫知所之  
後至正統間有御史出巡忽一僧當道立從者呵之  
終不避問之乃獻詩云云詢之乃文也御史奏之朝  
詔廷詢亦不察虛實後卒於禁中云詩曰流落江南  
四十秋歸來白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  
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愁 新  
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

鐵布政女詩

鐵鉉色目人也建文中爲山東布政 文皇靖難師  
至城下攻之百方隨機設變終不能下以礮擊其城  
城將破鉉書 太祖高皇帝牌懸城上師不敢擊鉉  
終不下後姚少師獻計曰師老矣不如舍之而去  
文皇正大統擒鉉至終不屈被殺其家屬發教坊司  
爲娼鉉有二女入教坊數月終不受辱有鉉同官至  
二女爲詩以獻 文皇曰彼終不屈乎乃赦出之皆  
適士人長女詩曰教坊脂粉洗鉛華一片閑心對落  
花舊曲聽來猶有恨故園歸去已無家雲鬟半縮臨  
粧鏡雨淚空流濕絳紗今日相逢白司馬樽前重與

訴琵琶其妹詩曰骨肉相殘產業荒一身何忍去歸  
娼涕垂玉筋辭官舍步蹴金蓮入教坊覽鏡自憐傾  
國貌向人羞學倚門粧春來雨露寬如海嫁得劉郎  
勝阮郎

詳此詩末句似  
既嫁後作也

### 平都司

平寶兒不知何許人建文中從軍與王師戰於白溝  
河寶兒槍幾及上馬忽蹶乃免文皇既正位問  
白溝之戰窘我者爲誰或曰寶兒也召至問曰前日  
之戰汝馬不蹶其殺我乎寶兒曰殺之上命左右  
縛出斬之將至市復曰忠臣也赦之命爲都司久之

上見寶兒曰汝猶在乎寶兒懼乃自縊

謹按革除錄寶兒作保兒

其小字也降附後為北平都司

### 王府尹

嘗夢人授之書曰讀吾書可衣緋不讀吾書止衣綠  
覺而異之數日於路得一書視之青鳥之說也潛玩  
讀之乃以善地理聞為某縣丞時漢府有異志遣  
人購之志不往曰欲得予非詔旨不可漢以名聞時  
太宗有事於壽陵乃遂取以往今長陵乃其所定也  
對面有小阜勸上去之曰恐有妨於皇嗣上問  
無後乎曰非也但自偏室出耳上曰偏出亦可也

遂不去後累世皆驗其人官至順天尹

皇甫仲和

仲和河南睢州人精天文推步之學

忠徹以相從仲和以占從一日師至漠北不見虜

上意疑欲還師召仲和占之曰今日未申間虜至自

何方曰自東南勝負如何曰王師始却終必勝召忠

徹問之皆如仲和之言上怒曰汝二人朋比欺我

乎卽械之曰今日虜不至二人皆死乃命苟太監往

哨之日中不至復召二人占對如初頃之太監奔告

曰虜大至矣時初得安南神鎗虜一人直前卽以神



鎗衝之二虜直前復以神鎗中之虜按兵不動頃之  
虜衆齊發上登高望之召總兵譚廣曰東南不可  
却乎廣率精兵舞牌斫其馬足虜稍却已而疾風揚  
沙兩不相見虜引去詔欲乘夜引還二人曰不可明  
日虜必來降從容而去明日虜果詣軍門納款曰不  
知乘輿在是賜以幣帛乃還正統十四年仲和老矣  
大學士曹鼐與隣時有旨親征鼐急歸召仲和與議  
曰胡王兩尚書率百官諫可止乎仲和曰不能止也  
紫微垣諸星皆動矣曰事將若何仲和曰以老夫計  
之當先治內而後行曰已有旨某監國仲和曰不如



立儲君而後行曰東駕幼且未易立也仲和曰恐終不免於立土木之難虜騎逼城下城中皆哭仲和登高望謂家人曰雲頭不向南乎曰然曰大將氣至虜將退矣明日楊洪自宣府石亨自大同將兵入援虜遂遁仲和一日出朝有衛士見之曰願爲我相之仲和不肯固請之仲和曰若不能正內何相爲衛士怒曰何以知我不能正內也曰汝不有妻妾乎曰然曰二人在家正相關不解衛士不信至家果然後人問仲和何以知之終不言所以堂上官固問之乃曰彼問時見屋上兩鵲正相關是以知之其術如此

王振

世言王振之橫也公卿皆往拜於其門天子亦以先生呼之三殿初成宴百官故事宦官雖寵不預外廷之宴是日上使人視王先生何為振方大怒曰周公輔成王我獨不可一坐乎使人復命上為感然乃命東華開中門由以出入振至問故曰詔命公由中出入振曰豈可乎及至門外百官皆候拜振始悅

陳繼

宣宗一日於禁中閱畫見龍有翼而飛者訝之因詣

閣下問三楊等皆不能對。上顧諸屬官曰：有能知者否？繼時官在下出對曰：龍有趨曰應龍。上問所出，曰：見爾雅，命取爾雅視之，信。

胡濙

景泰中，王文威權赫奕，忤者必死。吏科給事中林聰獨上章劾之，文銜之，曰：求其罪不得也。會聰鄉人，有事吏部，應筮聰為囑文，選郎中郎中出其手書文，欲置之死。會官廷議，比擬大臣專擅選官，廷臣畏文無敢違者。公謂文曰：給事七品官而擬以大臣囑微事而擬以選法，二者於律合乎？且人臣以宿憾而欲殺

諫官無乃不可乎遂拂衣而出曰此疏吾不預公等  
自為之於是議遂罷曰再議之公歸遂卧病不朝數  
日景帝問胡尚書何不朝以疾對使太監興安問安  
造問何疾曰老臣無疾前日議事驚悸至今不寧耳  
安問何為曰諫官有小罪而欲殺之此所以悸也安  
以告於上既而法司復以比擬上詔曰比擬殺  
人可乎聰得不死

山曰具薛瑄命頭... 薛瑄之計

薛有理學以僉事董山東學政人稱薛夫子王振之  
專政也問三楊吾鄉人亦有可以為京堂者乎三楊

以瑄對乃召爲大理少卿瑄初至京宿於朝房三楊先過之不值語其僕曰可語若主明日朝罷卽詣王太監謝若主之擢皆太監力也明日朝罷不往三楊使人語之亦不往時振至閣下問何不見薛少卿三楊乃謝曰彼將來見也知李賢素與瑄厚召賢至閣下令轉致吾等意且言振數問之賢至朝房道三楊意瑄曰德遠亦爲是言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爲也久之振知其意亦不復問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拜一人獨直立振知其爲瑄也先揖之曰多罪多罪自是銜之會指揮某死妾有色振侄王山欲



娶之妻持不可妾因誣告妻毒殺其夫都察院問已  
誣服大理駁還之如是者三都御史王文大怒又承  
振風旨劾瑄得賄故庇死獄詔逮至午門會問瑄呼  
文字曰若安能問我若爲御史長自當迴避文怒奏  
強囚不服問理詔榜西市殺之門人皆奔送瑄神色  
自若會振有老僕素謹厚不預事是日泣於厨下振  
問何爲泣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泣振問何以知  
之僕曰鄉人也僞言其賢振意解傳詔赦之係錦衣  
衛獄終不屈

王翱



鞠高邁孤峭人不敢干以私鎮守遼東還朝餽貽一無所受有某太監者與同事久持明珠數顆餽之公固辭某曰公於他人之餽皆不受我之餽亦不受吾有死而已公不得已受之乃自綴於衣領間卧起自隨雖其妻不知也居數年太監死其猶子以貧不敢見公使人召之曰何不買第宅曰貧不能也公曰第買之其人訝不肯買公乃解其珠出之衣間與之直可千金第尚有餘云詔營第於鹽山有司承媚於第外多列屋若干公悉拆去之曰非詔旨也每朝退於公卿前子然獨行不與人言時馬昂爲兵部尚書崔

恭爲吏部侍郎公直以名呼之

李賢

國朝自三楊後相業無如賢者其得君最久亦能展  
布才猷然在當時以賄聞亦頗恣橫岳正自內閣出  
貶後召還館中賢欲以爲南京祭酒正不欲或讒之  
曰正曰吾閣老也乃欲逐于外都給事中張寧有時  
名因言失賢意吏部擬二人京堂乃皆出之於外二  
人自是不振葉盛巡撫廣東或讒之曰盛自負其文  
嘗指公某文爲不善因以韓雍易之其勅曰無若葉  
盛之殺降也羅倫疏賢奪情賢怒甚欲貶於外王翱

勸其依文彥博故事說留之賢謝曰吾不能矯情如此

### 萬安

萬安蜀之眉山人長身魁顏眉目如刻畫外寬然長者而內深刺骨初戊辰進士在翰林者八人各爲黨友惟安無所交李泰內臣養子也安專與相結爲腹心內閣缺人且欲用泰泰推安曰子先爲之我不患不至故安得先入未幾泰暴死安在內閣初無學術日以囑托貪賄爲事時昭德寵冠後宮安認爲同宗又多結宦官爲內援見所屬無問賢愚惟有內援者

則敬之用之時內閣三人劉珣劉吉珣狂躁吉陰刻  
皆爲天下所輕時昭德恣橫好奇玩中外嗜進者結  
內臣進寶玩則傳旨與官以是府庫竭爵賞濫三人  
不出一語正救故時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  
謠吏部尚書尹旻都御史王越與珣皆山東人爲一  
黨安與學士彭華爲一黨互相傾詆久之安以計排  
珣去之越與旻亦相繼罷去山東人在朝者去之一  
空有倪進賢者少無行而安與爲腹心取爲庶吉士  
擢爲御史日與講房中之術由是穢聲益彰 憲宗  
晏駕內豎於宮中得一小篋皆房中術也悉署曰臣

安進太監懷恩袖至閣下示安曰是大臣所爲乎安  
漸汗不能出一語已而科道劾之懷恩以其疏至內  
閣令人讀之安跪而起起而復跪恩令摘其牙牌曰  
請出矣乃惶遽奔出索馬歸第初安久在內閣不去  
人或微諷之荅曰安唯以死報國及被黜在道猶夜  
看三台星冀復用也其無恥如此安貪賄至鉅萬萬  
安死妾媵子婦懷以奔人家無餘者

李秉

公以都御史巡撫宣府張鵬以御史巡按有武臣私  
役士卒公將劾之故事都御史不理訟獄公以屬鵬



親詣之鵬不可曰鵬非公間刑官也強之再三必不可公乃自爲奏劾之事下御史鵬曰今日乃可理耳其後鵬與楊瑄俱以言事得罪謫戍兩廣詔詞嚴峻曰亡則殺之命錦衣林千戶監行二人同手梏行坐有妨朝夕莫保時公以都御史巡撫南直隸瑄咎鵬曰若於是時少貶李公今日能不少視我乎言未畢傳呼者至問誰爲二御史船頃之公至見二人同桎梏不能起命左右出之二人不肯曰吾二人死則已矣其敢累公此門錦衣親封且有邏者在後事且不測公曰何傷如朝廷有謫吾自當之卽前訪林千戶



跪請之林曰此詔旨也何敢公曰有事吾自當之林  
乃從二人得釋於是所過州縣以公故皆厚給飲食  
或餽之贐公自解其帶以貽二人二人乃得安然至  
戍所

### 王李不同

王竑李秉俱號一時名臣及二人俱致仕居鄉竑高  
自標岸非其人不與交秉出入閭巷每與市井人對  
奕終日無忤竑曰李執中朝廷大臣而與閭巷小人  
遊戲何自輕之甚秉曰所謂大臣者豈能常爲之在  
朝在鄉固自不同何至以官驕鄉人哉其不同如此

劉鉉

景皇卽位楊翥以郟府長史來朝主於鉉家時翥以舊學數入見內殿其還也手䟽言鉉及呂原可大用上以授太監宋某曰竢有缺言之久之莫問也會宋病召醫盛叔大治之病愈問醫何許人曰蘇之長洲人也曰長洲有劉先生者識之乎今爲何官盛以爲劉草窓也曰爲吏目曰非也翰林學士耳盛曰劉學士古板人也太監曰上亦知之且將用之矣盛退以告鉉且邀與同見鉉謝曰見之何爲旣而怒曰上奚從知我哉必翥之言也主於我而害我如此哉

時易儲之議漸萌而禮部兩亞卿俱缺議必得有力  
量者爲之宋乃出手疏于上上令送閣下曰可用  
學士爲之時大學士陳循等乃擬鉉以進江淵不悅  
公乃退與內侍曰鉉素不能幹事不可用乃用編脩  
薛琦鉉聞淵言曰此深知我者久之鉉爲國子祭酒  
一日報易儲諸司無大小俱勸進司業言於鉉曰百  
司俱勸進國子監獨無乎鉉曰國子監諫止則可勸  
進則不可名遂止後英廟復辟日閱諸疏見勸進  
無國子監名問徐有貞曰祭酒何人官幾年矣有貞  
以鉉對上曰吾欲一識之乃召對於文華殿上

曰卿可遂傳東宮乃擢少詹事其後鉉以完名終卒  
謚文恭 今上以宮傳見錄其孫榮至尚寶少卿人  
曰此不能幹事之効也

錢溥

溥之居與陳文鄰也溥嘗教內豎後顯來謁必邀文  
與共飲天順末 英廟不豫中外危疑內侍王綸溥  
之所教伴讀東宮一日來謁文意必召已竟不召乃  
使人微訶之綸言 上不豫東宮未納妃如何溥言  
當以遺詔行事已而內閣草遺詔大學士李賢當筆  
文起奪其筆曰無庸已有草之者矣遂言溥綸定計

將退賢以溥代之退兵部尚書某以韓雍代之故俱及於貶

陳文

文江西人以編脩選侍經筵展書與商輅爲偶景泰中大學士高穀薦錢溥與文溥可入閣文可爲部侍王直在吏部皆格不行奏以文爲雲南布政使文時爲侍講矣英宗復辟見商輅曰曩經筵與卿爲偶長而偉者爲誰其人安在輅曰文也今任雲南布政卽召還之爲詹事父之大學士呂原死上問大學士李賢誰可代者賢曰柯潛可賢出吏部尚書王翱



問內閣之缺為誰曰已於 上前舉潛也 翱曰潛固  
好然陳文年資皆深用潛置文於何地賢曰然然業  
已舉之翱曰復見 上言之何妨明日賢見如翱言  
上曰汝昨已舉潛賢固陳乃許及文入閣與李賢曰  
爭事曰吾非汝所舉也

倪謙 呂原

景泰中選內侍之秀異者四五人進學於文華殿之  
側室倪謙呂原寔教之 上時自臨視命二人講倪  
講國風呂講堯典講罷 上問二人何官倪時以左  
中允兼侍讀呂以右中允兼侍講又問幾品曰皆正



六品 上曰二官品同安得相兼命取官制視之乃命二人以侍講學士兼中允 上既臨幸二人因改坐於旁他日 上至訝之二人對君父所坐臣子不敢當 上曰如是乎其後至館中惟立談或東西行不復坐云時淮上大饑於稜橋 上閱疏驚曰柰何百姓其饑死矣後得王竑奏輒開倉賑饑大言曰好都御史不然幾饑死吾百姓也

張益

土木之難益以學士從死焉後四十餘年其子某甲馬於邊道土木設祭悲泣是夜夢其父衣冠來曰以紅

紅紗馬與我既覺未甚異也忽從者來報云後隊紅紗馬一疋夜來無病暴死始異之及歸詢之父老益初從駕騎紅紗馬云

馮珪

珪浙江處州人叔父讓以少監鎮福建進燈有寵時脩寰宇通志珪求入書辦內臣舒良王誠因啗內閣大臣得各舉一人於是王文舉驛丞某陳循舉鄉人周某蕭鎡舉監生溫良高穀舉其婿王清商輅舉其姻蔣銘良誠因舉珪及文等所舉皆不用珪獨擢爲典籍天順二年乞陞錦衣副千戶理鎮撫司刑成化

二年進指揮僉事巡江擒江賊劉顯文等六十餘人  
誅之珪內倚中貴外任樞要富侈驕盈荒于聲色一  
旦暴卒

### 懷恩

林俊之劾繼曉也下之詔獄事且不測恩叩頭諍曰  
不可自古未聞有殺諫官者我太祖太宗之時大  
開言路故底盛治今欲殺諫官將失百官之心柰何  
臣不敢奉詔上大怒曰汝與俊合謀訕我不然彼  
安知宮中事舉所御硯擲之恩以首承硯不中復怒  
仆其桌恩脫帽解帶於御前號哭不起曰不能復事

陛下東上命左右扶出至東華門使謂鎮撫司曰若等諂梁芳合謀傾俊俊死若等不得獨生乃還歸卧於家曰中風矣不復起視事上無可柰何命醫調治使者旁午於道俊獄得解

時星變黜傳奉官御馬監太監張敏請于上凡馬坊傳奉不復動敏袖疏來謁跪於庭恩徐曰起起病足不能為禮問何為曰已得旨馬坊傳奉不復動恩大言曰星之示變專為我輩內臣壞朝廷之法也外官何能為今甫欲正法汝又來壞之他日天雷將擊汝首矣指其坐曰吾不能居此汝來居之汝兄弟一

家偏居權要又欲居我位乎敏素驕貴又老輩也聞其言不敢吐氣歸家中氣而死

章瑾以寶石進鎮撫司命懷恩傳旨恩曰鎮撫掌天下之獄極武臣之美選也柰何以貨得之不肯傳

上曰汝違吾命乎恩曰非敢違命恐違法也不得已乃命覃昌傳之恩曰倘外廷有諫者吾言尚可行也時余子俊爲兵部尚書恩諷之曰第執奏吾爲汝從中贊之余謝不敢恩嘆曰吾固知外廷之無人也時都御史王恕屢上疏切直恩力扶之卒免於禍每恕疏至恩則嘆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及弘治初言路



大開進言者過爲激切或指內臣爲刀鋸之餘覃昌  
大怒恩曰彼言是也吾儕本刑餘之人又何怒焉

初內藏之積金凡十窖窖凡若干萬蓋累朝儲之以

備邊未嘗輕費景泰末頗事奢侈英宗在南內聞

之歎曰累世之積其盡乎甫復位卽往視之則金皆

在缺其一角耳旋節他費補完之成化中梁芳韋興

等作奇技淫巧禱祠宮觀寶石之事興於是十窖俱

罄懸爰之上二日指示芳等曰帑藏之空皆爾二

人爲之興懼不敢言芳仰言曰臣爲陛下造齊天之

福何謂虛費因數三官廟顯靈宮之類曰此皆陛下



後世齊天之福也 上不懌起曰吾不與汝計後之人必有與汝計者蓋指東宮也芳等退而懼寢食俱廢時 上鍾愛興王或爲芳計曰不如勸昭德勸

上易之立興王是昭德無子而有子興王無國而有國如此可保富貴於無窮豈直免禍爲哉芳大以爲然言於昭德昭德勸 上易儲時懷恩在司禮監曰此事只在懷恩 上間召懷恩微露其意恩免冠叩頭曰奴僕死不敢從寧陛下殺恩無使天下之人殺恩也伏地哭泣不起 上不懌而罷恩退閉門不出詔往鳳陽守陵恩旣去次及覃昌昌曰以懷太監之

力量尚不能支我何能為憂不知所出或為之謀曰  
不如謀之閣下使分其責昌以為然於是各賜金一  
篋乃詣閣下言之萬安默然不對次劉吉亦默然  
上又質責昌昌無以容屢欲自經死會泰山震內臺  
奏曰泰山東岱應在東朝得喜乃解 上曰彼亦應  
天象乎曰陛下即上帝東朝即上帝之子也何謂無  
應上首肯始詔為東駕選妃不易太子矣

門達

英宗蒙塵袁彬實侍 上同起卧天順初授錦衣指  
揮甚有寵已而門達得幸於 上忌彬譖之改南京

所部官校皆送至門外共言其寃有一少年獨奮曰  
我能還之但我母老無所託耳衆許之明日上疏具  
言達不法事蓋平日達密託某爲之者也上以疏

示達達出召少年曰我平日待汝若何而汝劾我謝  
曰非我之爲乃閣老李賢使某爲之蓋知達平日素  
忌賢故也達喜卽言於上曰此非某爲之乃李賢  
使害臣耳乃詔會官廷辯之

此下有缺文按王琦寓圃雜記此事  
云其人姓楊名璫字景和

### 王賓

初戴元禮得丹溪之學避名吳中爲木客時爲人治  
病但疏方而不處劑往往有奇驗時王光庵賓等謂

曰元禮名醫合往訪之至則一見傾倒飲酒賦詩久之賓謂元禮曰若賓年長醫亦可學乎元禮曰君家固素醫亦何難乎然則當從何始元禮亦不肯輕授漫曰君能讀素問難經傷寒論等書則可已而別去暮年元禮復至因復請問醫曰素難之書已讀否曰已讀能記憶否曰公試舉問元禮摘問賓隨口背誦如流雖箋註異同亦能口述元禮嘆曰壞吾醫名者此人也然終不授以方賓歸處劑漫不知要固叩之元禮曰吾固不求貨獨不能以禮事我乎賓曰吾春秋已高官尚不欲爲又肯爲人弟子乎一日詣元禮

值元禮不在見其書八冊遂携以去元禮回嘆固求  
不得賓自是得其傳賓不娶無子與其弟不相能弟  
嘗戍北邊歸頗詫其富賓曰得吾醫耳明日其弟撒  
其藥獨署外科曰吾自得之異僧示非其術也賓將  
死以其書授盛啓東韓叔暘云

### 盛啓東

啓東初從光庵學古文光庵喜之其叔父曰汝學於  
光庵見光庵用藥亦少留意乎於是密窺其用藥一  
日治一熱症用附子光庵驚曰汝遽及此乎此反治  
之道也但少耳加之而愈及卒竟授以書爲本縣醫

官攝縣以事逮至南京時吳江有梅某者乞與之同行駕幸壯京又還至北詔發雲南爲吏梅某曰若至雲南死矣乃僞盜其家廟髹器首之中途追還免死天壽山拽木啓東長髯偉姿容時監工某侯見之曰有貌如此爲小官乎乃令左右自隨主出筭初啓東在吳有內使督花昌於東南嘗主其家甚習嘗病脹藥之而差至是偶值之途內使驚曰盛先生無恙乎予太監患鼓脹無能治者急往安樂堂見之藥救投愈太宗狩西苑太監病新起步往觀焉太宗遙望見之曰彼人死久矣安得復生曰得吳醫盛啓東



而生 太宗喜曰明日與來啓東與梅某散步長安  
門外中使傳曰宣吳醫盛某如是者三乃以平巾入  
見稱旨遂留之御藥房旣而曰汝在我左右平巾可  
乎乃命吏部授之御醫啓東為人慷慨敢直言一日  
雪霽召見便殿韓叔暘等俱在語次偶及白溝河之  
戰 上曰彼時爲長蛇之陣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  
則首應予乃從中衝之遂大勝啓東曰是天命耳  
上不懌起視雪啓東又曰宜瑞不宜多旣退韓叔暘  
曰 上前安得如此汝併吾斬首矣湏臾賜御膳數  
筵一日與叔暘奕於御藥房 上猝至不及屏 上

曰誰與棊者對曰臣與韓叔暘問二人孰優曰臣優  
叔暘初學耳遂命奕於御前親觀之連勝者三因命  
賦詩啓東曰不材未解神仙着有幸親承聖主看叔  
暘詩不成數日 上賜象牙棊盤并詞一闕棋留寘  
院中永樂中東宮妃張氏十月經不通衆醫以爲胎  
也而脹愈甚一日 上謂曰東宮妃有病汝往視之  
東宮以 上命醫也導之惟謹旣診出復曰使長痛  
狀早若何晚若何一一如見妃遙聞之曰朝廷有此  
醫不早令視我何也出而疏方皆破血之劑東宮視  
之大怒曰好御醫早晚當誕皇孫乃爲此方何也遂

不用數日病益急乃復召診之曰再後三日臣不敢  
用藥矣仍䟽前方乃鎖之禁中家人惶怖或曰死矣  
或曰將籍沒家矣既三日紅棍前呼賞賜甚盛蓋妃  
服藥下血數斗疾遂平也既而上亦賜之曰非謝  
醫乃壑驚也時啓東與袁忠徹俱不爲東宮所喜至  
是自以爲可釋矣一日上謂曰若見吾東宮可少  
避之乃知憾猶未釋也憂之謀於忠徹忠徹密曰無  
傷也彼相安能久及榆木川之變啓東歸取洞賓瓢  
未至聞計乃求至南京太醫院避之宣宗卽位問  
左右曰有髯善醫者爲誰今安在曰在南京卽詔南

京守備太監陳巫伴宿食以來甚信用之

丘濬

丘濬瓊州人學於子史無所不窺而尤熟於國朝典  
故議論高奇人所共賢必矯以爲非人所共非必矯  
以爲是能以辯博濟其說亦自恃老故對人語滾滾  
不休人無敢難者論秦檜曰宋家至是亦不得不與  
和親南宋再造檜之力也論范文正則以爲生事論  
岳飛則以爲亦未必能恢復其最得者絕元不與正  
統許衡不當仕元亦前人所未發也性好著述雖老  
手不釋書性剛褊不苟取亦恬於仕進年七十猶滯

國學意不能無少望 孝宗卽位乃進大學衍義補  
得尚書時李廣幸於 上因之得入內閣在閣中與  
同僚爭議每事欲有紛更衆不謂善也時王恕有重  
望於天下濬每憎之會劉文泰劾恕或以爲濬嗾之  
也以是尤爲衆所貶

徐溥

溥宜興人在翰林不以文學名及在內閣承劉吉恣  
威福報私怨之後溥一於安靖調和中外海內和平  
行政不必出于已惟其是用人不必出于已惟其賢  
時稱其休休有大臣之度溥嘗希范仲淹作義田以



系金... 卷之二十四  
贍宗族其子不肖多奪鄉人之田以克之溥沒未久  
爭訟紛紜

湯鼐

鼐壽州人爲人抗爽喜爲大言弘治初詣內閣會勅  
萬安劉吉尹直時爲大學士謂鼐等曰近者詔書裏  
面不欲開言路我等扶持科道再三陳說方添得此  
一款鼐卽上疏人臣之義善則稱君過則歸己安等  
乃歸過裏面而又佞臣等以扶持之說不知安等所  
謂裏面者將何所指謂內臣耶謂朝廷耶乞追究所  
指且治其欺君誤國之罪發俟命司禮監宣入內令



跪聽命鴈曰令鴈跪者奉旨耶太監命耶曰奉旨鴈  
乃跪乃宣若疏留中不出可歸矣鴈乃以手拍地大  
言曰臣所疏皆經國大事何爲不見施行

### 吳寬謝遷

成化弘治間翰林聲望最重者吳寬謝遷二人皆狀  
元及第儀幹脩整寬溫粹含弘遷明暢亮直寬詩文  
俱有古意遷亦次之故一時並有公輔之望及丘文  
莊卒寬適以憂去遷服將闋遂用選入內閣十餘年  
間號能持正不失爲賢相寬遂逗遛終不獲入閣人  
頗爲不平而寬處之裕如也惟遷亦以先之爲不安

時劉健為首相遷數言寬當入閣健曰待我去用之  
他日又以為言又曰待我去用之遷爭之不得至聲  
色俱厲吁吾豈私於寬耶顧寬之科第先於予年齒  
先於予聞望先於予越次在此吾心慙焉故言之而  
公終不入何耶健但笑而已其後天變師保皆上章  
求退遷上疏求去不得復上疏舉寬及鏊自代健大  
不悅宣言於內以遷為主黨也

吳惠

惠東洞庭人正統六年七月以行人奉命使占城立  
嗣王十二月發東筦次日過烏猪洋又次日過七州

洋瞭見銅鼓山次至獨猪洋見大周山次至交趾洋  
山有舊周名截海中恠石廉利風橫舟碍之卽傷舟  
人不勝恐湏臾風惡過之次日至占城外羅洋校杯  
聖口二十九日王遣頭目迎詔入國寶船象駕金鼓  
笳管旌旄瞭靄氎衣椎髻前後馳至行宮候官設  
宴番王躬迓國門前戴金花冠纓絡環帳列刀戟象  
衛盔牌稽首受命上元夜其王請賞煙火熱沉香火  
樹高燃嬌娥舞蠻樂奏五月六日回洋舟至七州洋  
大風幾覆舟人大恐惠爲文以祭祝融與天妃之神  
申時尚雨至酉戌開霽月明當空賀神之靈驗也五

月十五日瞭見廣海諸山遂收南門以道廣東其國  
臘月猶暑民多袒裸士着苧衣南阡稻熟北秧猶青  
其樹多檳榔紅蕉椰子夜鼓八更爲節

初李廣得幸於上嗜進者皆趨之廣敗籍其家朝  
臣鮮不與通故有白米黃米之說惟公無一刺與通  
張氏得幸勢傾朝野士夫罔不相結公貧賤時有連  
終不與往來公飲亦不赴其子封侯伯遇之若不相  
識未嘗與交一言劉瑾之橫尤以苛法毒天下士夫  
無耻者因之求進或藉其勢以中傷善類有自守者

亦脂韋曲從過爲佞諛以求自全惟公超然去之瑾雖不憚終不能害天下以是高之

### 趙風子

趙風子名鏐霸州文安縣生員也正德六年賊劉六劉七齊彥明邢老虎楊虎率衆萬餘攻掠文安鏐同家屬避賊立水中賊刼其妻將汚之鏐往戮傷二賊被劉六劉七擒之因降爲盜久之劉六等欲分夥爲盜鏐與邢老虎楊虎爲一夥因刼興濟南皮至東光擒其縣尹已而釋之時都御史馬中錫邊憲遣人往招之不聽轉刼濟寧張秋威縣新河南宮棗強等縣



至景州遇許游擊馮游擊兵與戰被擒斬一千餘人  
奔敗至小灘河又遇田都司兵殺官軍七十餘人擒  
其指揮趙文已而釋之奔至蒙山遇副總兵李某軍  
敗之得其神器盔甲百餘副及蟒龍袍楊虎因自衣  
之至楊頭賊管四馬武張通等皆來歸其勢轉熾至  
宿遷淮安太守率兵與戰衆不戰而潰溺水死者無  
筭祥亦被擒旋縱還之渡河擒高郵指揮陳鵬攻靈  
璧縣知縣陳伯安出戰擒之攻宿州城不能破焚其  
西關陳伯安不屈欲殺之已而縱之又攻永城夏邑  
廬城三縣焚其居民擒廬城縣尹釋之攻歸德州破



之守備萬都司率兵追至亳州武平衛指揮石堅率  
軍一千僧兵七千餘人至白龍王廟小黃河渡對岸  
立營楊虎不勝其憤率壯士七人奪船渡河與戰官  
軍亂以土石擊之覆其舟虎死焉鏃等乃立劉三爲  
首改名劉惠至蒙城太和官民俱逃散副總兵白玉  
率兵來戰劉三率五百餘人與官軍戰殺官軍一千  
餘人得盔甲鎗刀二千餘件神器七千餘件攻浣丘  
縣先塞其城鏃等挖城而入殺軍民一千餘人擒其  
都司潘忠釋之至鹿邑縣官吏望風逃散擒其守城  
千戶李茂等二百餘人有陳翰者自稱主事願與劉

三爲子新蔡縣致仕知府張什率生員耆老備金銀  
器皿綵段餽送求免攻新蔡救一城生靈劉三許之  
至上蔡知縣霍某與指揮李某拒守破其城斬霍知  
縣梟首示衆遂見勢日盛思與劉六等各舉大事與  
陳翰甯龍等謀兵法無主統必亂劉三稱奉天征討  
大元帥遂副元帥小張永前軍都督管四後軍都督  
劉孜左軍都督馬武右軍都督邢老虎中軍都督其  
餘各有名號外二十八營以應二十八宿各色大旗  
爲號爲鈞牌所至官吏脩理道路橋梁備糧草給軍  
迎降者秋毫無犯拒敵者寸草不遺至商水縣縣尹

迎降至武陽擊城劫庫釋囚內有僧德靜爲唐府宮人所生因留之至葉縣擒其縣尹及學官唐府校尉三人釋之爲衆軍所殺攻襄城居民納銀并馬斂兵而過攻鈞州不破陳翰聲言欲屠城遂以故馬尚書在圍中家去之至郟城民獻馬二十乃止破寶豐縣僉事孫磐賞黃榜招撫之遂復書云群奸在朝舞弄精神濁亂海內誅殺諫臣屏斥元老乞皇上獨斷梟群奸之首以謝天下斬臣首以謝群奸營中見榜逃去者百餘人賊有虜縣尹妻子者殺之攻裕州破之殺都指揮詹濟及其下四百餘人劫庫釋囚唐王遣

人謂之曰德靜非我子若等殺之至唐縣攻城不能破城中餽以鞍轡二十副燒居民以去至西平縣與官軍對敵大敗死者二千餘人奔敗至西華鄆陵擒其縣尹已而釋之至新鄭轉至滎陽汜水破其城至偃師遇姚總兵官軍夾河而陣鏖率衆過河官軍奔散殺毛葫蘆軍一百餘人至河南府延綏榆林官軍迎之亂殺賊大敗官軍追至河劉三奮勇殺其都指揮及其下四十餘人至汝寧遇湖廣土軍迎敵殺土軍數十人駐朱僊鎮官軍追過河劉三率衆敗之至六安州官軍追至被殺四五百人至定遠縣又被殺

四十餘人復至六安劉三率衆萬餘人徑往商城而去不知所向錄意欲還文安適管四張通率衆二千餘人來歸至潁州楊虎下迪卽二千餘人來歸至鳳陽持叢都堂處約歸款不果時邢老虎死於唐縣官軍追至徐州賈敏下賊李昇二掣其衆二千餘人至黃陂麻城等處劫掠而死錄知事不成官軍復追至商城遇一僧奪其度牒削髮詐爲僧欲投江西賊尋船將渡遇武昌軍人趙成等擒之

災異

正德七年三月江西餘干之仙居寨夜大雷電及風



西北有火如箭墜旗竿上如燈籠光照四野戍卒因  
撼動其旗火直飛上竿首卒因發火銃衝之其火四  
散闔寨鎗首皆有火如星湏臾而滅 五月廣西萬  
春北寨各鎗上有光 三月山東秦始皇廟鍾鼓夜  
鳴火起桑上樹燔而枝葉無恙廟宇燬而神像如故  
直隸順德涿州河間有青色赤黃或如火或如猫其  
形如風夜自空中飛下或瓜傷人面額或啣人手足  
逐之不見踪跡

財賦之數

今天下歲徵稅糧凡三千六百三十二萬一千餘石



內三百二十萬九千石折銀八十一萬四千餘兩戶  
田商稅除折米外并船鈔料折銀可得四十三萬九  
千餘兩各鑛銀課歲辨一十五萬一千餘兩兩淮折  
鹽場歲賣折鹽銀常不下數萬千兩如此而歲用猶  
云不足何也 祖宗時歲用頗省以黃蠟一事計之  
歲用不過三萬斤正統末四萬斤景泰天順間加至  
八萬伍千斤成化十一年後遂加至一十二萬斤其  
餘可推也

財用之數

每年入數 各處糧稅折徵共一百三萬餘兩 雲

南閘辦三萬餘兩 各鈔關船料四萬餘兩 馬草

折徵二十三萬餘兩 鹽課折徵二十餘萬兩

以上共二百四十三萬兩

每年出數 送內庫預備成造等項十萬餘兩或二

十萬兩 給散軍官俸銀三十三萬餘兩 宣府大

同遼東陝西年例共四十萬兩若遇有聲息緊急各

處奏討加添每處多則四五十萬少則二三十萬兩

軍官折俸每年三十三萬六千五百餘兩 聖旦千

秋等節用二十九萬七千八百餘兩 親王王妃公

主及 上用及天下王府銀盆水罐儀仗等項共十

三萬七千五百餘兩

大約歲用二百餘萬今歲議進入三百萬兩

以上正統二年  
戶部奏上數目

### 天下糧數

蘇州歲運軍糧六十五萬石加耗過壩每石七斗九  
升不過壩每石六斗六升外金花銀十七萬兩折米  
六十八萬石鳳陽南京不在數存留在蘇歲止七萬  
福建歲九萬一千兩 江西歲二十五萬兩 湖廣  
折銀十萬兩兌軍二十五萬石 雲南五萬 河南  
漕運三十萬 浙江六十萬